



内刊,按照字面意思,你能够想到这是不对外发行的文学刊物。他们的受众群体是谁?以什么形式盈利和创收?发行量不高甚至不被人知晓,编辑们的办刊动力是什么?又有多少内刊编辑们为了建造一方文学天地,始终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?在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、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19年全国文学内刊年会暨编辑业务培训班结业仪式上,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内刊编辑道出了大家对文学、对内刊的共同坚守与期待……

——编者



《鄱阳湖文学》季刊主编余皓迪 守护文学内刊园地 诚心实意服务基层文学

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加入文学创作队伍的。当年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,不惜花大力气,用铁笔蜡纸将自己的作品刊刻后再油印出来与文朋诗友们一起交流、探讨。后来由于家庭变故,迫于生存压力,我放弃了文学梦。直到2006年秋天,快知天命的年纪,我才重新拿起笔,圆自己的作家梦。这十几年来,我一边坚持在做鄱阳湖地域文学的挖掘和探究工作,尝试着引领鄱阳湖地域文学朝着系统化、理论化的方向发展,还一边坚持不懈地编辑出版《鄱阳湖文学》会刊,从某种角度来说,会刊代表了鄱阳湖流域广大作家的群体意识,因为我不知道,鄱阳湖是不是会在若干年后像五湖之一丹阳湖那样,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现在的人们,对丹阳湖的认识恐怕只是停留在“丹阳县”的地域观念上,不会有人想到“丹阳”过去是一座浩浩荡荡、泱泱大湖的旧称。鄱阳湖文学研究和鄱阳湖文学创作,是鄱阳湖流域广大文学工作者们的一种精神守望,是对鄱阳湖——母亲湖的一种灵魂守望。我能够走到《鄱阳湖文学》主编的岗位上,是当年受到《萌芽》杂志一位编辑老师的影响。1982年,我的处女作《他和她》投到了《萌芽》编辑部,编辑部的徐老师在退稿时给我写了一封信,她在信中说,故事的架构很好,但文学的语感尚待加强,特别是在口头语言书面化、文学语言口语化方面要加强互换训练和提高。尽管小说在1985年才得以印刷与读者见面,但老师的话,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。正是因为这件小事,我认识到应该怎样去做好一位内刊编辑,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文学责任,故而,便在我内心里萌生和平添了一份对文学的责任、自觉与担当,才促使我在主编《鄱阳湖文学》会刊的过程中无怨无悔地走到了今天。

此次来参加年会和培训,是拼着即便废了一条腿,拄着拐棍也要来参加的信念。因为国庆期间,我的右腿不慎摔伤,膝关节的骸骨骨折了,前后算起来还不到70天,医生是不同意让我出门的。但是,我知道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,我便管不了那么多,为了《鄱阳湖文学》的成长与发展,为了我过去的汗水不白流,即便就是躺在担架上,我也一定要来参加此次年会和接受本次培训。自中国作家网建站以来,鄱阳湖的文学作家群体积极注册,成为网站用户,代表性的作家有雪夜彭城、付尚林、余传俊以及我和其他一些人,特别是在前几年,中国作家网曾先后两次公示了我们举办的“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”以及“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”的评奖结果,极大地帮助我们树立了鄱阳湖文学品牌的公信力,并使之具有了较大公信力。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,网站升级改造以来,又相继在“新作品”中推出了会员作品改稿会,并在首次改稿会上,推出了鄱阳湖作家群体中的作家雪夜彭城的短篇小说《马谣》,这给我们本土文学创作队伍带来了震撼,也注入了绵绵不绝的动力。

在这几天的培训中,我更加充分认识到做好一名内刊编辑的重要性。走进鲁院,迎面闯入眼帘的是鲁迅先生的雕像,他仿佛在谆谆告诫我,一个编辑,既要具备伯乐的眼光,还要有“孺子牛”的情怀,默默无闻地当好一头“老黄牛”。培训过程中,老师们细心的“传、帮、带”使我们从中学到了编辑知识,视野得到开拓,还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、精神素养,提高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认识,“写作”这样一个极具个性化、与社会学密不可分的文学命题值得穷其一生去研究。同时,坚决守护好文学内刊,诚心实意为基层文学作者服务亦是我们不容辱没的责任。

电影《少年的你》聚焦校园霸凌,从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等诸层面呈现校园霸凌问题的复杂性,不同于既往国产青春题材电影常见的青春伤痛主题,将主人公的生活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。那么,作者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主题?和电影相比,小说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?网络文学影视化之后能否发挥更强的社会价值?

虞婧

《少年的你,如此美丽》:绽放心中最初的善



留下最深印象的生物学术语就是生物间的关系——共生、竞争、捕食。这些基本的生物关系不仅概括了自然动植物之间的生存规则,也精准描绘了高等动物人类的关系法则。我在思考为什么小孩、少年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前会露出恶的一面,找不到答案,后来我发现,或许答案就在生物的自然规则里——共生、竞争、捕食。

少年的世界就是残酷的成人世界,也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世界。欣慰的是,自然界里除竞争和捕食外,还有共生的动植物,而人类世界里也有共生的美好情感。陈念和小北被世界遗弃,相互依偎、取暖。隔着一段距离陈念上下学,不仅是小北给陈念的保护和依靠,更是陈念给小北的信任和衬托。

记者:陈念被欺负,被嘲笑,被丢进黑暗中。但除了读书、考试、上好学校,她还想保护世界。包括看起来是“不良少年”的小北,实际上也并没做什么坏事。这种“被世界吻之以痛,却想报之以歌”的人物塑造是在呼吁一种人的善良吗?

陈念是“成年”的谐音,“念”字拆开,是今心,是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尤未悔”的初心。这颗初心,是本文最美的存在,是陈念心中最初的善。世界很残酷,但没关系,你往前走,别怕,别迷茫,你要继续相信这个世界,这也是我作为创作者,在探索之后给出的答案。所以,小说叫《少年的你,如此美丽》,而不是少年的你,如此悲哀,如此凄惨,如此绝望。

影视改编,从一些感触到一种思考

记者:什么样的机会使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?当时确定由《七月与安生》原班主创人马制作,您本人有没有觉得惊喜或是感到压力?

玖月晞:小说写完之后不久,版权就通过晋江文学城出售了。一开始以为会拍网剧,到2016年的时候,我被告知会由《七月与安生》的原班主创人马制作电影,感觉特别惊喜,也很荣幸。

记者:我早就看了《少年的你》的预告片,在看文的时候也总是代入易烱千玺和周冬雨,宣传也说了是“实力+流量”的顶配,电影上映后也引起了很大反响,您觉得这两位演员能赋予文中主角什么样的生命力呢?

玖月晞: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演员。周冬雨的演技毋庸置疑,她是一个会给自己饰演的每个角色都带去惊喜的演员。比如安生那个角色,恰到好处,真实得令人心疼。《少年的你》里,她的演技依

然很棒,比如在教室里回头含泪的那一幕。当然,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小北摩托车后座上的那一幕,觉得特别美。

关于易烱千玺,我看过他的一些综艺节目,礼貌、平和,有点儿腼腆,觉得他是一个可塑性很强、很有想法的少年。有时候感觉他的心理年龄要比真实年龄大一些。少年太成熟,就会惹人心疼,这一点感觉有点儿像小北。可塑性强是一件很好的事,可能也跟演员自身愿意钻研、对生活充满好奇有关。

写作之路,惟有少年心

记者:您一直是一位不大露面的作者,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写作呢?

玖月晞:我之所以步入写作这一行,喜欢看书、追剧、阅读如交友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关于人性、关于爱的一切,关于伟大与渺小、高尚与卑劣、大爱与仇恨的思考,都是共通的,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。

记者:我之前看过一些讨论的文章,其中有篇文章叫《《少年的你》到底“融梗”了没?》。文章说到,无论抄袭还是融梗的认定,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,融梗至今都不是一个法律概念。作者呼吁对“抄袭实锤说”保持审慎的态度,把“融梗”当成一个道德棍棒肆意挥打反倒会造成群体的撕裂。要让保护原创成为一种机制,归根结底需要更严谨的法律规定。

玖月晞:说实话,我比任何人、任何作者都希

望有一个准确且专业的标准出来,这个定义如果一直混淆,让它合理化、扩大化,每个创作者都有可能成为被指责的受害者。那是对创作自由更大的伤害。

记者:网络文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重视,您觉得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下,自己要如何面对网文写作?

玖月晞:我在晋江文学城写文有六七年了,很明显感受到网文的飞速发展。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数量都在呈几何式增加。尤其现在很多网络小说的成功改编,更是为网络文学吸引了更多的目光。

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是一件好事。写作是一个作者和读者互相交流的过程,读者的反馈也能给作者很多灵感和启发。另外,更多的关注对行业本身是一个良好的促进。不过,我最近感觉,现在的网络文学发展似乎进入到一个瓶颈期,并没有朝着想象中多元化的方向发展,反而更加模式化套路化。这是我自己认为需要寻找突破和时刻警醒的。

记者:您目前在写新作品吗?

玖月晞:目前正在写《南江十七夏》正在晋江文学城上连载,讲的是一群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在一条巷子共同生活、成长的故事,算是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集体成长回忆的一个故事。关于父母、友情、亲情、爱情;关于成长、童年和逝去的怀旧时光。

记者:今天的青少年物质条件更为充裕,面临更多的冲击和诱惑,在您看来,和您书写的时代相比,少年成长问题更突出了,还是有所缓解?

玖月晞:每个年代的少年都有每个年代的问题。比如“80后”没长大之前被人抨击为叛逆的一代,“90后”被人戏称为荒唐的一代,“00后”又被人说是宠坏的一代。但我觉得,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成长轨迹,不必从大人的角度去要求少年。做一个快乐而善良的好人,保持童心,保持对生命的敬畏,对知识的渴望,对未知的好奇,对梦想的热血。这样的话,无论在哪个年纪都很好。

望有一个准确且专业的标准出来,这个定义如果一直混淆,让它合理化、扩大化,每个创作者都有可能成为被指责的受害者。那是对创作自由更大的伤害。

记者:网络文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重视,您觉得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下,自己要如何面对网文写作?

玖月晞:我在晋江文学城写文有六七年了,很明显感受到网文的飞速发展。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数量都在呈几何式增加。尤其现在很多网络小说的成功改编,更是为网络文学吸引了更多的目光。

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是一件好事。写作是一个作者和读者互相交流的过程,读者的反馈也能给作者很多灵感和启发。另外,更多的关注对行业本身是一个良好的促进。不过,我最近感觉,现在的网络文学发展似乎进入到一个瓶颈期,并没有朝着想象中多元化的方向发展,反而更加模式化套路化。这是我自己认为需要寻找突破和时刻警醒的。

记者:您目前在写新作品吗?

玖月晞:目前正在写《南江十七夏》正在晋江文学城上连载,讲的是一群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在一条巷子共同生活、成长的故事,算是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集体成长回忆的一个故事。关于父母、友情、亲情、爱情;关于成长、童年和逝去的怀旧时光。

记者:今天的青少年物质条件更为充裕,面临更多的冲击和诱惑,在您看来,和您书写的时代相比,少年成长问题更突出了,还是有所缓解?

玖月晞:每个年代的少年都有每个年代的问题。比如“80后”没长大之前被人抨击为叛逆的一代,“90后”被人戏称为荒唐的一代,“00后”又被人说是宠坏的一代。但我觉得,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成长轨迹,不必从大人的角度去要求少年。做一个快乐而善良的好人,保持童心,保持对生命的敬畏,对知识的渴望,对未知的好奇,对梦想的热血。这样的话,无论在哪个年纪都很好。

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
www.chinawriter.com.cn
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